

古典问题与现代化问题

原创 王子君的碎碎念 王子君的碎碎念 2021-09-03 18:24

在之前的一条挂人想法里我说：我们国家的治理能力，在古典问题上是没有毛病的，但面对现代化问题是有不足的。

有小胖友问：王哥，那这俩问题有啥子区别噻？

今天闲聊一下。

其实这两个问题的分歧点很简单：就是工业化对个体的赋能。

也可以这么说：在工业化之前，个体是沉默的。

回忆一下你读的史书，不管是前后汉书还是三国演义，你在书里肯定都读到过很多很多的名字。你有没有想过：这些名字，绝大多数都不是指简单个人？

有的是一个地方世家大族的代表，有的是一个派系的代表。即使字里行间一闪而过的某个小吏，很可能他也是个小地主，背后有十几口人。

二十四史近4000万字，写了几个贩夫走卒？市井小厮？是，刘备刘裕都卖过鞋，李昇朱元璋都住过寺庙，石勒还做过奴，大概能与老妈是佣人的朱温稍感共情。可他们被记载下来的原因，是最后都做了帝王。

平凡不值得被记录，这是古典时代的常识。

这个常识背后，是古典时代里个体力量的孱弱。

没有燧发枪，你要用木棍来对付金属盔甲；

没有工业用蒸汽机，你要用双腿来对付马匹；

没有古腾堡印刷机，你要用乡间杂议和说书人来对付神学院和贵族家学。

个体力量最直接的表现，就是个体能掌握多少能量。古典时代的个体，基本只能掌握自己的生物能，再加点牛马的，顶天了。

因此在多数情况下，史书没有必要去记载这些掌握能量量微小的个体。他们只有在惨烈的逼迫下形成基于生存本能的联合时，才会短暂露个脸。

所以教员特别喜欢吐槽二十四史：“帝王将相才子佳人”、“大半是假的”、“老粗出人物”。

现代化问题的真正发问，其实问的是：

我们该如何面对越来越解放的个体？

不管是键政还是朴素点的社会观察，这个核心千万不要抛开，一抛开就容易陷入刻舟求剑的历史重复主义。

全世界现代化问题的共通点，而且是几乎贯穿政治光谱的共通点，就是讨论越来越强大的个体。

不错，科技进步会强化利维坦，但科技进步也会强化蜂群。利维坦有明确的意志，好理解；蜂群是集体潜意识的，又有本能又有互动决策，很复杂。

过去只能掌握基本生物能的个体，现在很多能掌握一辆汽车。一辆车的重量基本1吨起，没忘记初中物理的可以算算在60公里时速下，这车的撞击可以换算出多少公斤TNT的当量；

没车也不要紧，你总有充电宝吧？1万毫安时可以换算约13万焦耳的热量，能把1吨重的物体抬起13米。

科技进步如同普罗米修斯偷来的圣火，这圣火是力量、是速度、是知识，是神性的象征。当个体拥有了越来越强的基础能力，神便不能安居奥林匹斯山。

但神也没有办法。火在普罗米修斯手上时，是一团；被广泛的个体接过后，是千万颗目不暇接的火星。

所以我们处于一个没有代表者的时代，没有克里斯马，只有借壳上市。

在现代化的前期，我们还愿意交出一部分理智和情绪，给到某个特定的人或组织。这些人聚在一起博弈，就是多数人的交锋；

如今个体们不会交出自己，我们只会谨慎地挑出一部分，参与一场共鸣。当共鸣结束后，我们就迅速地缩回来，又是一个完整独立的自己。

从治理者的角度看：有千百次的共鸣和情绪海啸，但找不到人，找不到代表。在后现代社会里，个体们已经强大到不需要代表来总结他们自己。他们有自己的评论区、自己的信息渠道、自己更细更一致的圈子。

前现代化以物质为开端，于是诞生了国家民族阶级等共同概念，要以最大公约数打破旧枷锁，把圣火释放出来；

后现代化以精神为目标，于是碎片化的众人开始回头解构这些概念，互相燃烧。

但解构之后，他们也不知道究竟该建立些什么，只能继续比谁解构得更狠。

于是竞劣，成了我们这个后现代社会的讨论基调。

